

11月24日,古典文学研究学者、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叶嘉莹逝世,享年100岁。叶嘉莹先生一生致力于古诗词的研究和推广,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、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,曾荣获“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”“感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”等奖项和荣誉称号。

本版特邀两位作者撰文,从不同角度回忆、书写这位“诗词的女儿”,以此纪念叶嘉莹先生。

——编者

## 终生不忘诗教

□刘武

最早知道叶先生,是在1980年秋考入南开大学后。当时79级有位师兄名叫叶言才,在同学中小有名气,主要原因是我们入校不久就听说他有个在加拿大的姑姑,名叫叶嘉莹,讲授中国古诗词。后来,就听说叶嘉莹先生要来给我们开课,简直让我们感觉幸运之至。当时也不知道叶先生会一直在南开大学留下来,就觉得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,不去听课得遗憾至极。

第一次听叶先生的课,印象中是一个下午,记得我坐在靠前的两排。那时,听课的学生乌泱泱坐满了整个阶梯教室,连窗台上、过道上都站满或坐满了人。记忆中第一次见到的叶先生有些清瘦,很精神,穿着整洁、干净,说话的声音清脆、明亮。最近我翻查大学时的日记,第一个学年的日记没有找到,在第二学年中找到了有关听叶先生讲课的记录。第一篇是1981年9月10日,日记中写道:“晚上听华裔加拿大温哥华某大学教授叶嘉莹讲唐宋词,她到我们学校来讲课,本只给77、78级讲,但又增开了给79、80、81级的。听者甚众,教授知识极丰富,对古典诗词极有研究。”

记得一开始好像是听叶先生讲杜甫、陶渊明,她说诗歌并非佶屈聱牙、故作深沉,很多大白话其实就是诗,甚至是好诗。说着,她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:“群鸡正乱叫”,教室里顿时“哗”的一片笑声。叶先生说,“群鸡正乱叫”这大白话谁都会说吧?搁在日常生活中,根本听不出是诗,可这就是杜甫《羌村三首》中的一句,接下来就是“客至鸡斗争。驱鸡上树木,始闻叩柴荆。父老四五人,问我久远行”。她说,杜甫所写的是一幅多么生动有趣的乡村画面,这大白话并没有让人感觉缺乏诗意,没有韵味。

接着,她又列举了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中的一首: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。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。”说这首诗开头这句“种豆南山下”与“群鸡正乱叫”异曲同工,都是用大白话开头,讲述乡间生活,让人回味起来却味道十足。

继续查看我当年的日记,后来还记录了6次,但多是简单写“晚上听唐宋词课”,个别会在后面写“受益不浅”“讲欧阳修与晏几道”。最后一次课是1982年1月5日,日记写道:“下午上唐宋词课,这是最后一节课,讲辛弃疾。叶先生准备去昆明旅游,下学期在北师大讲课。”

上课时,印象最深的还是叶先生吟诗时的表情和神态。第一次看到、听到时,心想以前私塾教书先生可能就是这样吟诗的吧,抑扬顿挫,一咏三叹。其中有两段诗词的吟咏,让我记忆特别深,现在每读到这两首词,脑海里就蓦然回荡出

叶先生吟诵的声音。其中一首是李煜的《相见欢》,开头那句“林花谢了春红,太匆匆”,叶先生吟诵时似乎沉醉其中,用有些高亢尖细的嗓音慢慢吟出“林花谢了春红”,然后加速念出“太匆匆”。另一首则是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,“小山重叠金明灭,鬓云欲度香腮雪”,吟咏到“金明灭”“香腮雪”的时候,叶先生都会提高音量,念到下阙的“照花前后镜,花面交相映”时,又会加快速度,做出照镜子的姿态,表现出诗人的那种欢快与得意。

这个学期的足足4个月中,应该听了叶先生十几节课。后来上课时,人数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多了,偶尔还有人中途离开,叶先生也并不在意。我是向来不缺课的,加上本来也喜欢古典诗词,所以很开心地坚持下来了。这门课最后考的什么、拿了多少分,都已经忘了,课下跟叶先生聊过什么,也没有了印象,但在我的记忆中,叶先生的古典诗词课是最有韵味、最有激情的,这让我对写诗填词及研读古典诗词一直抱有浓厚、持久的兴趣,延至今日也未衰减。

后来很多年,我间或到南开大学的一些活动中见过叶先生,听过叶先生的讲座,但并没有与叶先生直接交往。2014年10月17日,南开大学95周年校庆之际,我们班的同学举办30周年聚会,计划派几个代表去探视叶先生,同学们提议让我书写一幅书法,代表全班同学送给叶先生作为纪念,我便用4尺整张的宣纸书写了“风云入书史,诗酒趁年华”十个大字,准备当面送给叶先生。不巧的是,叶先生那时身体不好,不便见人,我们很遗憾没能前去拜访叶先生,这幅字只好委托文学院转交给叶先生。

2017年12月8日晚,“同心筑梦,聚力百年”南开大学社会捐赠感恩答谢会在校内谊园举办,我受邀参加活动。会上请来了93岁高龄的叶先生,她虽然坐着轮椅,却仍是精神矍铄,嗓音一如从前一样高亢亮丽。她上台讲了很多话,在台下,又与大家欢快地聊天。我上前去跟她握手,告诉叶先生当年听过她整整一学期课,以及当时听课的感受。叶先生非常开心,与我聊了几句,听我捎带说起她的侄子叶言才时,她更是感觉意外和兴奋。

2019年3月下旬,我帮母校策划拍摄快闪《歌唱祖国》,在撰写拍摄方案时,特意写明请叶先生出镜,吟诵“愿得此身长报国,何须生入玉门关”。不过,再度遗憾的是,当时叶先生摔了一跤,卧床难起,不方便拍摄,计划只好作罢。

很巧的是,这年6月5日,南开大学基金会、宣传部等部门领导又邀请我,一起到天津金逸影院审看一部有关叶先生的纪录电影,此片由一位台湾导演执导,近



□孙葆元

当今古诗词在传承中华文化的潮流中日益被重视,无数诗人投身到古体诗词曲赋的挖掘与创作中。古体诗词一度从我们的文学中销声匿迹,恢复它、振兴它,谈何容易?古诗词是一个系统,从《诗经》到近体诗,经过两千年的磨砺,形成了可考可比较、可独自述怀、可聚而游戏的文学体征。它是文学桂冠上的明珠,也让华夏古国变成诗的国度。这个系统包括单音韵的运用,双音词带来的节奏,名词的动词化运用,押韵、格律、比拟,各种喻的运用,最终打造出一个诗境。常有人问,什么是好诗词?有诗境的诗词才是好诗词!诗境说到底是思想的修炼,不完全是诗艺。

即使在古诗词岁枯的季节,叶嘉莹先生一直在做着古体诗词的复苏工作。她19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,即转入任教生涯。上世纪60年代之后先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、哈佛大学、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授课。即使在非汉语的国度里,她仍然传播着中国的古典诗词,并身体力行从事创造,把中国文化精神弘扬到海外。1979年,思乡的游子回到祖国,这里是古诗词的发祥地。离开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,她投身到古诗词大草原的拓荒中去。

当今很多诗人受困于古体诗词严格的格律。格律正是古体诗与现代诗的分水岭。现代诗是现代汉语思维,古体诗是古代汉语思维。诗人用功在诗艺。但叶嘉莹说,凡是最好的诗人,都不是用文字写诗,而是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写诗!当下为什么没有好诗?是因为没有人用生命蘸着岁月的余晖去写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,这是好诗的基本前提。诗人绞尽脑汁,堆积辞藻,那诗句总堆不到读者的心中。诗如逝水,泛不起浪花,根源在此!叶先生在古诗词的潭里投下一块石子,激起千层浪花,点醒了诗人迷津。诗词是修炼出来的,无数悲欢离合的积淀才凝成一句,只有区区七个字、五个字,却震撼千古,这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!然而,得到这七个字、五个字是云淡风轻的事吗?

叶嘉莹先生这么说,绝不是否认诗词格律。没有格律,诗将不诗,词不为词。但很多人又被格律挡住了手脚,不得生发,不能不说这是古体诗词发展的一个瓶颈。叶先生用她的教学开拓诗词领地,让更多人走进这片诗词的大草原。她给出的路是什么?她说,诗词写作要独造精致,自成体系,寓理想之追求,标高寒之远境。她还是讲思想的突破,要表现理想、追求,要在表现自己个性上下功夫。最伟大的个性在高寒处闪光,为他人思而不可及,念而无从言,你把它表现出来了,还愁没好诗吗?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是蓬路逢生的好诗句;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是愤怨中求高尚的个性;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”是人生跌落后的振起,在高寒处才能吟得好诗句。

古体诗词有两种表现形式,一是读,二是吟。主要形式是吟或唱。在岁月的取舍中,吟唱的功能退化了,以至于现代人不知道古诗词吟诵的起伏婉转之美。叶嘉莹先生推动古诗词弘扬于现代华夏文化,另一个举措就是倡导古诗词的吟诵。她认为,中华文化的传播,吟咏是主要手段之一,是中华文化独特的文化特征。仔细思量,汉语是音、形、义的组合,缺一项不成汉语。汉字带着感情的色彩,当同一个字带有多元的意义,它的情感就是由吟来表达的。这是汉语又一个独立于世界民族语言的特征。诗词的歌吟就表现在它的韵以及句中平仄起伏的律动中。这是写好诗词的硬标准。叶嘉莹先生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,她的大量诗词讲稿、著述,都围绕着这一个系统展开,上接《诗经》,下启当代。比如她讲李白的《将进酒》诗,那“将”(jiang)字,有人说应该读“qiang”(锵)音,理由是《诗经》中有“将仲子兮”和“将子无怒”的句子,这两个“将”都读“锵”音,故李白的诗应该读作“qiang进酒”。不能不说这是诗词从荒芜走向繁荣路上的一个歧途。首先,语言是进化的,语音也因地域而发生改变。其次,诗词振兴的正途在于当代思想的表达,它只是一个载体,纠缠于些许音与韵是末节。但叶先生给予了很好的解答。她说《诗经》中的那个“将(qiang)”字是感叹词,而不是李白用的动词。这表现了她深厚的学术功底。

叶嘉莹先生一生著述,留下了《迦陵论词从稿》《迦陵论诗从稿》《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》《杜甫秋兴八首集说》等著作,人们赞誉她是中国最后一位“穿裙子的士”,是“白发的先生,诗词的女儿”。我们纪念叶嘉莹先生,是把中国诗词这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发扬光大,在严格的格律中走出思想的自由,在规定的音韵中抒发情绪的极致,为新的时代唱出中国韵味之歌。

(本文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会员)

## 她在古诗词的潭里投下一块石子

两小时,采用诗化手法讲述了叶先生与古诗词的因缘。我看完后,感觉影片对叶先生多年的讲学生涯介绍得非常详细,也描述了古典诗词对叶先生人生际遇的深刻影响,但影片整体节奏有点舒缓、沉闷,画面构图不很讲究,画质颇有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影片的味道。不过,我还是非常赞赏他们制作这样一部介绍叶先生的纪录片。此前一年,叶先生已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,以设立“迦陵基金”。2019年5月,叶先生又向南开大学捐赠了1711万元,累计捐赠3568万元。如此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做出毕生贡献,并捐出全部家产的叶先生,其情怀与精神岂是一部影片说得尽的?

有意思的是,2019年底的一天,我与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一起聊到叶先生,陈教授说到叶先生的一件趣事。他说叶先生年初摔伤后,有朋友给她送了云南白药,由于叶先生后脑勺也有些磕伤,她就将云南白药搽在头上,没想到出现了奇迹,她发现搽药的那个部位头发居然变黑了,返老还童。叶先生便像小孩子一样,每有熟悉的朋友去探望她,她就会高兴地指着自己的后脑勺说:“你看,我这里的头发变黑了!”然后,笑得非常灿烂。

古人云: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这里我想说:“日读诗词三五首,不辞长作叶门生。”

最后谨赋一诗,纪念叶先生:

少年倾仰会先生,  
每课满堂倚窗棂。  
顿挫抑扬吟古调,  
镜花水月诉幽情。  
传灯归国四十载,  
陶世开坛八九城。  
鲐背裸捐呈峻节,  
迦陵万里播声名。

(本文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纪录片导演,南开大学中文系80级学生)